

黃帝陰符經解義

周十

開州助教蕭真字解義

神仙抱一演道章

觀天之遺教天之行畫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手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剋養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注闕

富國安民演法章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解曰可以无而取之者傷廉非其有而取之者為盜志動而次見美而慕分无欠餘不足者羨智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誰責而非胥探囊囊匱之盜也列子曰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

也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而有之者皆感也蓋莫不有生生生者未嘗終莫不有形形者未嘗有聲聲者未嘗發色色者未嘗顯味味者未嘗呈皆无為之職也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五行更王更廢更相至於能官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貴能甘能苦能醜能香孰使之也則天地為萬物之盜人未嘗予物而天地公盜之物之數不止於萬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人之所以為貴者以其為物之靈也與時轉徙物无不備於我我不役於物資之以生而有所養徇之以死而有所歸則萬物人之盜人雖異手物而萬物公盜之東郭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迨夫盜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順其發陳因其善秀任其容平乘其閉藏自六化以推勝復淫沉虛實之因自六變以知甘苦辛鹹酸淡之味損益衰捨逆取順因物以有生役物以有養則人乃萬物之盜

物固不靈而人常公盜之則盜之有道何時已也惟三盜既宜則物各當其分事各當其叙隨時之用各合於義或養形以全生或受中以立命覺此而冥焉者合陰陽於一德知此而辨焉者分陰陽於兩儀故能兼三才之道貫三極之妙而天地人各得其道而安其所安豈非真盜歟老君論寶財有餘者是謂盜誇非道也哉蓋偷頃刻之榮於身外之飾豈知為道者深根固本用之不窮夫天地之間寇莫大乎陰陽陰符之書初以賊為說者蓋養性全真之道在於无失其則而已次以盜為說者蓋養生應變之理在於各安其分而已故孰為寇也孰不為寇也而皆不麗於天機之幾焉夫知幾其神矣乎學者於此尤在慎思之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解曰古之至人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恠為誅

為事倫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
若有不即是者天鈞役之不足以滑成也
況乃天地散精動植均賦滋味滋榮无物
不有天食人以五蒸內藏心肺故聲色彰
明地食人以五味散養五宮故滋味相成
而神自生食飲之常然保生之至要无非
具陰陽之和也脾胃待之而倉廩備三焦
待此而道路通榮衛待此以清以濁筋骨
待此以柔以正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
冬多鹹所謂因其時而調之也故曰食其
時方春木王以膏香助脾夏火王以膏臊
助肺金用事膳膏腥以助肝水用事膳膏
羶以助心所謂因其不勝以助之也以子
母有相生之道亦亦同而相求以夫婦有
相養之道亦相剋而相治无過焉无不及
焉凡百散之有體而可窮者无不適當於
自然之理惟其養陽以食動靜以時豐其
源而畜出復其本以固存吸新吐故以鍊
藏專意積精以通神消息盈虛輔其自然
保其委和合彼太和无差謬於遠近默運

轉於環中任靈機之自發无有入於无間
化入於无所化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
孩之孰不安於性命之情故曰動其機萬
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夫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神也者妙萬物而
為言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狎其所居
不厭其所生人知神而神矣至於方而不
割光而不耀為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使
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是為知
不神而所以神也竊嘗考論語與孟子之
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謂
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効可以為此也黃
帝聖神為五帝之先其臣莫能及著書立
言獨明道德之意理性之原收歛事物之
散一歸於淳樸太古之風舉其書以加之
政可以酬酢可以祐神甚民淳淳而謂帝
力何以加於我豈非此書之効歟謹讀
御製聖濟經卷之序始於體其終於審劑
章之序始於陰陽通平終於致用協宜是
皆窮神知化而合於黃帝之書與老氏所

謂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其道一而已矣則知所謂賊盜之機皆其
筌蹄也善觀聖人之書者得魚忘筌得兔
忘蹄則迹出於履履豈迹哉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解曰莊子曰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草木固有生矣禽獸固有群矣父子固
有親矣君臣固有義矣夫婦固有別矣長
幼固有有序矣聖人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
制物也莫不有數原天地之美成萬物之
理辨上下於履明庶政於質作樂崇德於
律折獄致刑於量皆因其時數之宜也蓋
謂日星乎晝月星乎夜日者循星以進退
月者應日以死生歲者總日月時而无所
事也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
日數者一二三四是也以數作曆以曆知
辰以辰知星以星知日以日知月以月知
歲歲月日時无易至於家用平康是日月
有數大小有定矣何則有時既定則天下
之事莫敢廢有數既定則天下之分莫敢

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蓋取諸此非大而化之之聖哉成天地迭用陰陽安能坐進此道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人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

窮小人得之輕命

解曰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則休咎禍福昭然見於眇綿使人皆避凶而向吉矣盡性則彰善癉惡曉然示以好惡使人履仁而蹈義矣若虞機張發而於中所謂真機者吾不知誰之子故曰象帝之先是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若夫推萌肇於未判塞萬源於機上含生反真觸類藏邪人偽未交冲融不喪矣逮至五行殺害四節交擲金土相親水火相射洪電縱橫雷震東西天真見矣化為陽九之災地否閔矣乃為百六之會吉凶互衡象示災咎履坦道者幽人正吉居肥避者无往不利冒咎愆也行必與尸涉東北也喪朋悔亡奈何天下莫能見也庸詎能

高其目而見所不見哉人生如幻化寄寓天地間暫聚焉耳若營神注真者與天地共寓在大无中矣若洞虛體元者與大无共寄在寂寂中矣奈何天下莫能知也庸詎能辨於物而命於物哉桎梏於情累甘心於虎口猶執炬火以行逆風愚而不釋終必焚手貪慾榮內終必焚和自非聖人安能見所莫能見知所莫能知惟君子得之則固窮者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雖无所之而穴以出則何所不之哉雖良其身而止諸躬則何所不申哉易曰物不可以終窮君子則能固之自此而窮理自此而窮神則莫知其窮也小人得之則輕命者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殘生傷性附贅垂疣无所不至夫天之命哲命吉凶尚矣且重為輕根不可忽也夫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聖人豈以身輕天下哉洪範九疇具載五福六極之道以明休咎之謹重其任而罰不勝達其塗而誅不至刑期无刑以協于中會其有極以歸有

極皆所以重民命也老君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淡乎其无味而已夫能去甚去奢去泰則君子得之乃可以固窮也若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不明乎理逐物生情而有終身不返安知所謂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夫臨畏望而不知戒者皆所謂輕命也則君子小人辨矣聖人知心術之為患也故辨夢鹿之蔽覺病忘之失解迷罔之疾誑晉國之城微燕國之惡所以啓蒙惑於天下後世也

強兵戰勝演術章

警者善聽警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解曰昔魯侯聞允倉子以耳視而目聽道厚禮致之卑辭請問對曰傳之者矣我能視聽不用耳目安能易耳目之用此曰警善聽警善視是易所用矣先王用人无棄才司火以警司樂以警是易所用也警龍也耳有所窺者警矣警鼓也目有所樂者

替矣故能專靜而不雜致一而不二乃能進乎其技若市南之累丸病僕之承蜩去聖於鼻端遊刃於解牛皆用志不分然後能有所致寓形於盜賊之間因於偏傷之患者志有所適雖一技一曲不无所容於世也若乃^{同十}炁合於心神合於炁則不用於耳目亦无困於患也焦螟群飛而弗觸畫拭目者望之弗見其形蚊睫棲宿而弗覺夜俛首者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炁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此又見曉於冥冥聞和於无聲無其聰明亦无麗於形也夫耳目之原本乎水火天一而地二水精而火神神微之則為聰明物敵之則為擊擊精絕於耳神且會之既竭目力焉精合於神視之不可勝用也神絕於目精且聚之既竭耳力焉神藏於精聽之不可勝用也害之所至而利且隨之惡之所至而善且繼之豈非善其所善歟夫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此言善聽善視繼之以絕利一源用

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不可以形跡求也竊謂五賊三盜皆出一源猶河一而分九道一而生萬如水之善利萬物也若乾之美利天下也是以知未有化裁之有制焉化而裁之其利无窮矣天地萬物之機百數九竅之會用兵正奇之本五行六子之運皆發乎此而无所逃也用師其成心則聖王之所原抱之為天下式者以道之真治其身以德之真普天下舉之於事物之上應天下之變順天下之動與夫佩方寸之印提百萬之師皆投機之會收十倍之成功矣即此三盜三才之要而一反一復一晝一夜往來不窮於天地之間存存而亡亡始始而終終本乎陽而反復乎下本乎陰而反復乎上往者反也來者復也此曰三反晝夜與前所論天地反覆其揆一也則機之所會用師其成心合光萬象化貨萬有密圍萬形并包萬善舉而措之收萬倍之全功矣猶之太易之道在六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

八卦之所以迭用柔剛於覆燾之中而莫知其極者孰使之也凡所以使形者其誰歟嘗觀孫子之善論兵而譬之車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皆至果有以使之也明乎此則十倍萬倍一源三反之機斷可識矣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解曰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心者五官之所主精神魂魄之所依喜怒哀樂愛惡欲之自生焉萬法之所自起萬象之所自滅寄於神則經緯萬方寓於道則惟精惟一聖人以心合炁以炁合心以心為神明之舍以炁為善惡之馬故養心以寡欲養炁以浩然^{同十}解蔽感於大患捐桎梏於旦暮以炁為神母以心為炁主用炁養神炁因神生神行而炁行神住而炁住心能住於炁炁能住於心不動有道无來无去也以直養之勿擾勿撓也夫心即是道道即

是心昧者繕性於俗逐物而不反喪志於物終身而莫悟妄見可欲心為之憤亂焉豈知心術之害老君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唯聖人能知諸物化生於有無皆非出乎真實故萬態一視而無取舍之心若然則心境常夷物易能亂之所以不貴難得之貨而使民無知無欲是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列子曰生相憐死相捐又曰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死之暫往心動不違自然所好也故不為名所觀性游不逐萬物所好也故不為刑所及生則異於賢愚賤死則同於臭腐消滅由是推之萬物死生之機皆在心一身動靜之機皆在目而機發於踵也夫五藏皆有精原於坎一而為陰中之陽五藏皆有神原於離二而為陽中之陰精潛則神集也神在手內則潛於心神發乎外則見於心目之橋運猶形聲於影響所以相應相使者其誰歟白瑞之相視目運而心化惟得意於形器之表者雖末倒皆而不瞬矢中目了切且而

不曉天下皆徇目之所欲見者美之為美色之為色矣而目之已亡者五色有以盲之冥山且背而弗見安能預手黼黻之觀故聖人蒿目以憂世之患孟子曰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夫善惡之積乎心而昏明之著乎目其神且不能移易之其機孰認乎出入也宋人三世好行仁義積兩生白反母之鰥問孔子而俱告以吉祥父子皆无故而繼盲三年之後獨以疾而免楚攻圍已解而疾俱復然則善惡之積昏明之著如此則其機之神非知其道者能視乎若僱師之有所造也瞬目而有招立取穆王之割矣其合會復如初廢其肝則目不視廢其腎則足不行且人之巧也與造化同功如此况以自然之目而有自然之機乎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不以眾人之觀易其情貌不謂眾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豈非以機與目皆任之於自然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解曰窈然无际天道自會漠然无分天道自运无私以成其私无有以生於有此无心於生生自不窮无心於化化自不已故其為德也廣矣大矣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蓋因其心而有恩者小惟出於无心則大恩生於无恩老君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生而不責其報妙而不有其功故體天之行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澤萬世不為仁整萬物不為義馬追夫伐藥牛山之美戕賊括椽之正者皆殘生以傷性也昔人放生示恩悟有客之間者曾不如鮑子之言天地與我並生類也類无貴賤徒以智力相制相食非天本為人生物為蚊蚋生人也然則有以害其生者誰歟故鼓天下之動者莫如雷化天下之動者莫如風然則有以動之者其誰歟且眾陽出而圓之相薄以成雷惟迅擊而上達則利而為兩自子至卯乘四陽而後發聲方帝出

乎震也動必以時是以屈者斯申執者斯起必待於迅者蓋致一而上通尚或乙之惟迅乃得達其情也大塊噫炁本乎天作凡動皆有所待凡蟲皆因而化前者唱于隨者唱喁作則萬竅怒號吹萬不同使其自己方齊乎巽也動以行權是以甲者斯拆枯者斯榮必待於烈者蓋如火之烈神之所藏禮之所出也至於春者動之時本陽產者以風化感乎時者以雷奮故謂之莫不蠢然也而為雷為風者又烏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哉易曰鼓舞萬物者其為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為號令乎聖人之御世生殺予奪而有天恩慶賞威刑而成大公者亦何容心於其間哉成其自取之耶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解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孰為封豨孰判是非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故昭氏之鼓琴也果且无成與虧乎哉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至樂无樂至性无性樂則生生則鳥可已有生故有性有性故有虛由中出者

固靜自陽來者固虛樂天而至於知命窮理以至於盡性則一指一馬无贅无疣鳧短鶴長不斷不續自一性以推萬性足而无欠餘而无求老君曰聖人无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取之則不竭

貸之則不匱而餘得於自餘也是謂至樂无餘夫性各有定靜之則明不交物而動不即動而爭宇泰發於天光純白生於虛室辨乎内外之分定乎榮辱之境視有所兼而不犯其隅分有涯際而不侵其域靜則平矣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平則各安其隅又曰心靜天地之鑑也鑑則自守其域而廉出於自廉也是謂至靜則廉夫盡性以至歸根反一以至復命聖人得之故清靜為天下正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解曰天道无私而曰至私何也莫神於天其運无積覆冒下土哺育群生故芸芸者生職職者陳飛走潛伏動植含靈高卑小大凡聖智愚以形自包以生自遂莫不隨

量而受之斟酌飽滿以足其欲而已自形自色任其自營疑若有私也夫通天下一系未有麗於炁而能外乎形之範圍萬物一形未有麗於形而能出乎炁之橐籥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照之春生夏長秋歛冬藏无不盡其公是无私乃所以至公也无思乃所以有思也聖人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所謂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惟道則无偏黨反側之患矣禽之制在炁

解曰定而存生謂之形動而使形謂之炁形立炁布斡旋於中謂之神故炁完則神生定矣夫怒則炁上而不降喜則炁緩而不收悲則炁消而不息恐則炁下而不升思則炁結而不散惟形與炁俱運於神之樞機聖人於此制之有道焉而物莫之與敵也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豈與物相刃相靡而交戰於欲惡之府宰制群動與天地覆載同功陰陽造化同用而其炁彌滿六虛也猶之

禽也乘風鼓悉展翅翻於太虛或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絕雲烝負青天何以異於聖人適於逍遙之遊也夫禽之制在烝者烝以陽為主禽不能亡去也窮則變而自榮至衛而成乃可制焉凡有所制者皆有

所麗故制而用之謂之法夫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彼騰躍而上下不過數仞而翱翔蓬蒿之間者亦飛之至孰使之而有制也小大之辨豈烝也哉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解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復命曰常知常曰明凡麗乎出入之機者往來不窮是謂道樞在卦之體則艮居東北是也故能終萬物始萬物附本旁出木恃以止而位非正北焉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解曰嘗推五行之理有恩者必有害也有害者必有恩也試舉金父木子以為諭金父用則鋪以始之木子用則鋪以成之若金勝於木也而木有所傷矣木方反本而

後親焉此恩生於害之類也老君曰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孝慈本出於自然至德之世人盡其性民用和睦孰分孝慈澆淳一散沽名於孝慈者遂至六親不和此害生於恩之類也且大恩无恩大公至私恩害相仍以閱泉甫孰能出五賊三盜之機也惟聖人本天之道利而不害能使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解曰天有文地有理聖人觀察於俯仰之間而一身之用備惟民至愚而靈至賤而貴自凡入聖者宜有間於富貴貧賤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蓋謂堯之言行堯之道是堯而已故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者蓋萬物皆備於我矣則列敵度宜以盡立我之義焉物无非我之謂治矣則去智與故以應事

化育群動未嘗不本日之進退以出我之度數焉夫得隨時之義以觀會通之變然後其哲足以服衆其口足以命物也夫有濟哲有乘哲有作哲有明哲惟聖人乘時無世作則以哲而原天地之美觀萬化之原也又何以加於我乎我无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矣且天有時地有物言天地者指其形器之迹也言時物者指其運用之妙也愚人示其迹我則致其妙堯之聰明文思而以道治人舜之濟哲文明而以人事奉天體此道以因其時一而已竊原上篇首言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繼之以五賊終之以修鍊謂之聖人中篇首言天地之盜繼之以三盜三才終之以君子固躬小人輕命下篇首言賢者善聽聽者善視終之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者何也蓋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方其觀天而不助則形體保神之初而所以命之者惡夫賊以傷其則也而不及於地焉修其真鍊其性皆

所以順自然之天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此父事天明母事地察奈何天下之人不知戴履於高厚而昧吉凶之逆則分三盜以各盡其量貫三才以總合為一而終有君子小人之辨矣行法俟命豈小人之惟君子則安時處順也至于論善觀善聽而一源之利有十倍萬倍之殊此愚聖之所以分也使愚而達於聖亦可以至修鍊以我而用其哲則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猶老子之書始於道可道而終於為而不爭是也三篇之義正若譬之率然者也首尾之相應如此又若孫子之論兵而曰微乎微乎至於无形神乎神乎至於无声所以散宜生以軍中疑懼必假於卜太公謂腐草枯骨无足問之卜以安衆情蓋以決衆惑散宜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投機之會聖人未嘗一而皆有始終終之道焉昔之解者分神仙抱一富國安民強兵戰勝之異書觀太公之告武王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

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機顯之在世成之在君太宗謂靖曰讀千章萬句不如悟之一句蓋通於一萬事卑自古自今生天生地捨此何以哉夫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則推五行之循環觀四時之變通典墳所宗仙聖所宅凡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自非極深而研幾者安能總其鉗轄撮其樞要而統宗元之會造妙微之門也唯天下之至神然後能寓衆妙所寄見朝徹之獨而得其闔關關鍵之原則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不知其盡也一本哲字下續一百一十四字非也

黃帝陰符經解義終

陰符經三皇玉訣序

軒 株 黃 帝 製 錄一

朕詔文武百官同理國事有護國岐師出班奏表有奇怪鳥獸銅頭鐵額坐高三丈兩翅如刀飛騰遮蔽日月皆昏在地吞石颺沙江河枯乾又傷害人民性命甚多天下無治遂詔文武百官車駕親出觀天下人民痛傷視見螢尤果有怪鳥難治朕前去至一大山夜見紅光紫霧白氣青霞圍繞不散再詔文武盡視皆見岐師奏言此山有名虛天壇第一洞天上臨玉清元始之宮朕親駕到山有一石洞不知深淺差勇猛壯士名重山身長三丈五尺使入洞內用燭火前去經三日三夜方出重山奏言中有大石匣金甲神人八負守定各執斧鉞仗劍喝云不得到此重山奏畢朕發心燒香上奏三清願臣有分開取石匣不避凶吉要知天地秘密天機之事焚香告禮三清朕遂同入洞亦有紅光遠定不見金甲神人朕於石匣見一卷經號曰

陰符經三皇玉訣陰符經即將經出